



归途

部军山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每年的春运都上演着一场场壮阔的人口迁徙，它承载着无数游子内心深处对家的深切向往。步入2025年，尽管春运的面貌因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而焕然一新，那份归心似箭的情怀，却始终如一。高铁列车，宛如银色的巨龙，在广袤的大地上疾驰，它不仅是速度与效率的象征，更是连接家与远方、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我们不禁感慨：回家的路，就是最美的风景。

科技赋能，让归途更加温馨。2025年的铁路春运，是科技与自然、人文和谐共融的典范。智能高铁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人性化的设计，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，更在心灵上搭建起一座座温暖的桥梁。从高效便捷的人脸识别进站系统，到精准无误的智能导航服务；从车厢内无处不在的无线充电、全面覆盖的网络信号，到餐车精心准备的多样化

美食，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对旅客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些细微之处，汇聚成旅途中最温馨的风景区，让每一位归心似箭的旅人，都能在这段旅途中感受到时代的温情与便捷。

情感交织，沿途风景触动人心。列车窗外，风景如画，从都市的灯火阑珊到乡村的宁静致远，每一幕都仿佛在诉说着家的故事，勾起人们心中最柔软的记忆。车厢之内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因同一个目的地而相聚，他们或交谈，分享彼此的故事；或静静沉思，回味过往的时光。这份跨越年龄、职业的共鸣，让回家的旅途不再孤单，也让沿途的风景更加生动而富有情感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触动心灵的那份感动，那是关于家的记忆，关于成长的足迹，关于生活的酸辣苦楚。

社会变迁，春运见证时代进步。从过

去的拥挤与等待，到如今的便捷与高效，春运不仅记录了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，更成为了展现国家综合实力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平台。它让亿万人的归家之路变得更加顺畅，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无形中缩短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每一次春运，都是对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馈，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与期待。

家的呼唤，是最美的旋律。它穿越时空，触动心灵。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时代，回家的路，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，更是一场心灵的归宿与洗礼。它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，在科技与情感的交织中体会到了生活的真谛与价值。2025年的铁路春运，以其独特的速度与温度，诠释了“回家的路，就是最美的风景”这一深刻内涵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期待，继续前行，在每一次归途中，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拥抱那个永远温暖如初的家。

延安的雪

宋丽萍

腊月时节，赶在三九回延安。傍晚时分，雪急促的很合时宜地飘落下来。这是久违的一场雪，纯粹的白色，诉说着过往，宣告着寒冬的降临，洗净着内心深处，让人感觉到暮色中那份留恋的美好。

这是三九的一场雪，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，冻得人瑟瑟发抖，但依然特别稀罕雪的到来。雪洒脱的不带一丝犹豫，拂面而来，落地成银，整个大地被装扮得恰如少女，羞涩又可爱。

这是圣地的一场雪，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让我想起雪山草地上行走的前辈们，想起前赴后继的先驱者，他们开疆拓土，闹革命打天下，让我们拥有今天的幸福。这是老区的一场雪，纯朴自然，朴素

无华。经过一夜的洗礼，在正午阳光的映照下，积雪缓缓地融化，带走了雾霾，送来了暖和，让冬天的柏树、云杉更加精神焕发、昂首挺拔。

这是延安的一场雪，让人坦然接受，不惧严寒，不畏将来的一场雪。蓝天、白云、白雪，天上地下的互动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和谐画面。雪成为风景，变为背景，使延安更具特色，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。

这是自由的一场雪，寻求精神的归属，找回丢失的记忆，让红色、圣地、老区的坚韧、精神、善良、包容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葆有不变的初心，给予前行的力量。

我爱延安的雪，我爱延安的人。延安的一天一地、一草一木、一事一物、一饭一粥，皆有灵魂，让人膜拜、敬仰。

走过青春

那一年，那一天

冯军

56年前的那个冬日，当什刹海冰封的湖面还在沉睡时，我悄然与她告别，踏上了前往陕北插队的征途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已是56载春秋。从北京站开出的那绿色列车，带着我的梦想与希望，驶过了人生的万重山峦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的成长。

1969年2月6日，是我和妹妹冯志伟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清晨，当我们离开家门时，母亲的眼中满是依恋与不舍。后来才得知，我们走后，母亲久久站在屋门口，仿佛火车把她的心也一并带走了。

朝阳初升，我们抵达学校，只见初中生、小学生们已列队夹道欢送。一踏入校门，胸前就被戴上大红花，场面热闹非凡。然而，在这热闹中，竟误将送行妹妹的邻居女孩也戴上了大红花，簇拥着登上了大轿车，令她惊异不已。

我的行李箱上，插着一根精心修剪的木棍，旁边贴着一张纸条：“听说你去陕北，那儿山里有狼，带上这根木棍，以备防身。”后来得知，这是两位初一的男孩送的。在晨光中，我的双眼不禁湿润了。

登上大轿车的那一刻，送行的师生们都举起了手中的红花，校园仿佛变成了春日的花坛。在队列中，我看到了那位在我征兵落选后安慰鼓励我的军代表，他神情凝重，右手举向帽檐，像是敬礼。

来到北京站广场，上千人已在此聚集。在熙攘的人流中，我看到了几位穿当年“海军灰”“陆军绿”的行者，他们手持木枪，背着背包的行者，仿佛即将奔赴前方。在站台上，我看到了刚从天津机场“五七干校”请假赶来的父亲和二姐。妹妹舍不得离开，依偎在父亲身边叙谈。

临行前两天，妹妹还哭着要过完春节再走，但户口已经迁走，无法变更，倔强的妹妹最终接受了现实。上车前，我遇到了同行的同学和他们的家人。张妈妈看我跑得满头冒汗，当即送来一条崭新的毛巾，不好意思要，但张妈妈坚持让我拿上。

上车铃响起，我和妹妹急忙跑进车厢。在同学们和亲朋好友握手、相拥时，我却找不到父亲，妹妹焦急得眼眶盈泪。

终于，开车铃声骤响，汽笛轰鸣。妹妹忍不住号啕大哭，那痛哭我从未见过。全车厢、整列车、站台广场都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、尖叫、哭嚎。那场面、那声浪、那笑脸，强烈地冲击着我，令我热血沸腾。

车已开出北京站很远，窗外已不见城市踪影。妹妹仍在抽泣，同行的女生都来相劝，男生也来安慰，我拿出张妈妈送的新毛巾，帮妹妹擦去泪痕。车过丰台，车厢内已恢复了欢乐，广播中飘出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……”的乐曲。我们的目的地——陕北保安，远在前方。

如今，56年的人生车程已过万重山，但插队



● 作者在村口与妹妹留影

离京那一刻的惊心动魄、排山倒海的呼喊，那电击般的感受，却永远定格在时代的记忆之中。它激励着我们晚年不忘初心，夕阳辉映下葆有青春！

一次偶遇

马宝田

里，同睡一炕，畅谈往事，笑声与回忆交织成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次日午后，我与谢友顺再次踏上征程，步行约三十里前往七里村油矿的油站，准备搭乘返回的油罐车。然而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油罐车始终未见踪影。天色渐暗，我们心中焦急万分，身处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地，夜晚的归宿成了难题。

就正在这时，一位北京知青模样的男子走了过来，询问我们的情况后，毫不犹豫地邀请我们去他那里过夜。我们虽与他素昧平生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只能跟他前往。

原来，他是来此地购买煤油的，见我们无助地滞留于此，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我们跟着他，跨过延河，来到了一个村庄。他领我们进了一孔

窑洞，热情地招待我们，还叫来了他的女朋友（当地人）。两个人一个烧火，一个和面做饭。不一会儿，热腾腾的面条便端上了桌。他的女朋友在饭后便回家了，留下我们三人享用这顿温暖的晚餐。饭后，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经历。原来，他是留在村里的北京知青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走出窑洞，仰望满天星斗，凝视着山坡上的残雪。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对这位热心的知青朋友充满了感激。若不是遇见他，这寒冷的冬夜，我们该如何度过？

时光荏苒，40余年转瞬即逝。今年，延安钢厂轧钢车间同事们再次相聚，谢友顺提及此事，我才知道那位北京知青姓刘。不知他如今身在何方，但愿他一生平安，幸福安康。

山谷的风

王侠

京冬天房檐下细小的冰挂截然不同。风带着呼啸声在山谷中回荡，我们的手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但没一个人想要退缩，反而加快了步伐向砍柴的地方前进。

组长红娃子一路上提醒我们慢点走，说后面还有更吃力的活儿等着我们。但我们年轻气盛，依然全速前进。好不容易穿过沟渠到达砍柴的地方，知青们全都累得瘫倒在地上了。红娃子只好让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同时向大家说明砍柴的注意事项和方法，并告诉大家除了拉车的两三个人外，其他人还要背柴回去，不能有人空手而归。等柴禾砍好了，他会教大家如何捆柴、背柴，要做到空手而来满载而归。

红娃子说要做个示范，便拿起杈子，提起砍柴利斧，走向一棵枯萎的树。他熟练地顺着树干斜着砍去，很快树木出现了一个凹陷。他稍微用力一推，这棵枯树就倒下了。红娃子骄傲地说：“砍柴就是这样，既省力又省时间。乱砍乱劈只会把人累死了也砍不了多少。”于是我们也纷纷抡起板斧开始砍柴。

红娃子跑来跑去地进行指导。砍柴这门学问还真不简单，不入门的人即使手上磨出血泡也一事无成。即使方法得当，我们不少人还是磨出了血泡，疼得呲牙咧嘴，仍然不停地砍着，有种让柴禾屈服于我们而我们决不屈服于柴禾的气势。

我们一边大声呼喊一边砍伐树木，这惊起了许多野鸡、野兔甚至是野羊，它们惊恐地飞跑。红娃子看到大家干劲十足，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：“三十三棵荞麦，九下九道楼。小妹妹咋好哇，人家的人……”我们忽然感觉到陕北虽然贫瘠落后但也有着独特的美好。

这里的人们吃苦耐劳老实忠厚，这里的信天游动听悦耳，这里的山风可以让人变得坚强。虽然大部分人在这一天中都磨出了血泡，但是我们都学会了砍柴、捆柴、背柴，也开始初步融入了陕北的生活。有苦痛也有快乐，有煎熬有盼头。我们后来遇到困难时都会高喊：“让山风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● 开妇女会



● 早上出工



● 闲聊

